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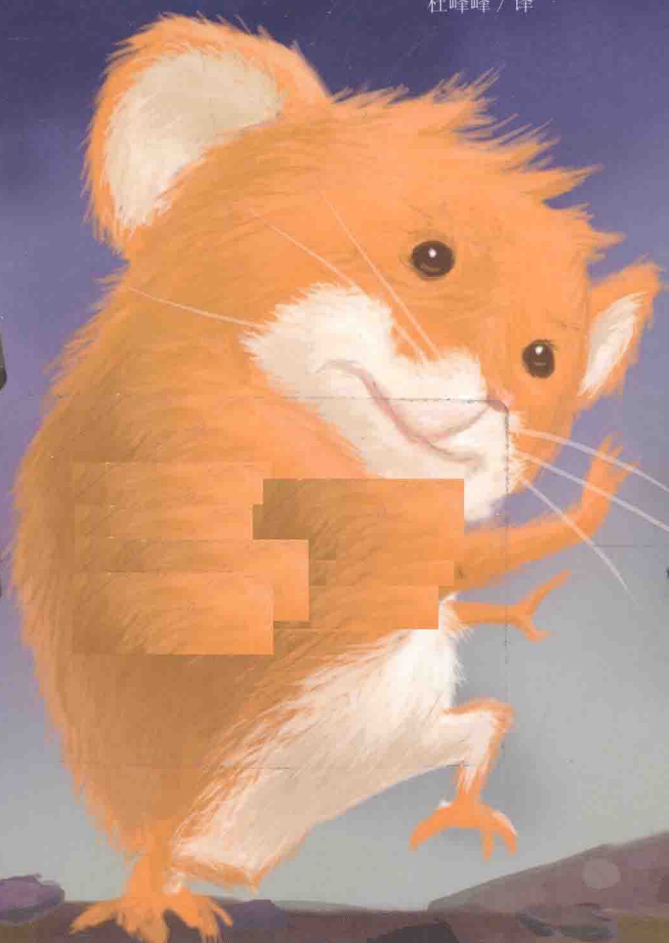
黄金鼠传奇 4

恐怖的雪貂

[德] 黛特洛夫·瑞切 / 著

[美] 乔伊·赛普达 / 绘

杜峰峰 / 译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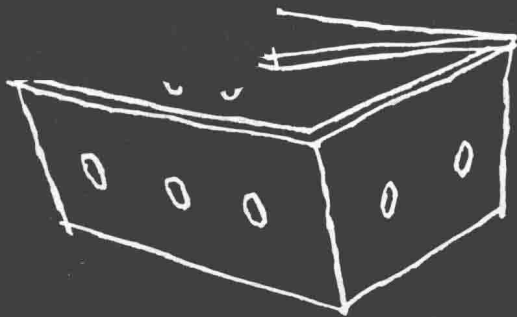
黄金鼠传奇 4

恐怖的雪貂

[德] 黛特洛夫·瑞切 / 著

[美] 乔伊·赛普达 / 绘

杜峰峰 /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恐怖的雪貂 / (德) 瑞切著 ; (美) 赛普达绘 ; 杜峰峰译. -- 天津 : 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4. 4

(黄金鼠传奇)

ISBN 978-7-201-08619-4

I. ①恐… II. ①瑞… ②赛… ③杜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 IV. ①I516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13745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2-2013-285 号

Freddy – und die Frettchen des Schreckens by Dietlof Reiche

© 2001 Beltz Verlag, Weinheim und Basel Programm Anrich, Weinheim

版权代理: 北京华德星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本书简体中文版权由北京天域北斗图书有限公司取得。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!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 黄沛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: 300051)

邮购部电话: (022) 23332469

网址: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
电子邮箱: tjrmcbs@126.com

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

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889 毫米 × 1194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

字数: 79 千字 印数: 8000

定价: 30.00 元

第一章

兔子这种动物毫无戒心。

它们非常胆小，安静地睡在洞穴里，一丁点儿都没注意到洞外有人。今天下午，有人准备将这些兔子全部置于死地。

这是1593年的一个夏日，闷热、压抑。也许都怪这闷热的天气，兔子们完全忘记了一贯的谨慎。总之，它们没有醒来。洞穴外，那个高大的、目光阴沉的男人才能得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实施他的计划。

兔子洞穴的地道有六个出口。那个男人用捕猎网罩住了五个，仅留一个。他轻手轻脚地把脚掌那么长的铁钉深深地钉进土里，用来固定网。他还准备了一根木棍（只要网住兔子，他就给它们一棍，“干掉”它们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是以防万一），最后，他走到没罩捕猎网的洞口边。那里放着一口箱子，有膝盖那么高。



这个箱子是原木制成的，制作工艺非常精湛。侧面钻了好几个通风口，分布得非常均匀。这个高大冷峻的男人打开箱子锁，支起盖子，两只手伸进去。再拿出来时，两个巴掌里各多了一只雪貂。这两只雪貂大得出奇，几乎有手臂那么长，浑身都是浓密的、脏兮兮的金毛。它们的嘴巴大张着，利齿和喉咙都能看得一清二楚。它们从喉咙深处发出……

一声吼叫。

我听见了 **一声吼叫**。

那声吼叫异常尖利，充满了愤怒。我的大脑提醒我要 **高度戒备**。我挺直身子站起来，全身的毛直竖，使我看起来比平时大三倍。

是雪貂的叫声。猎捕的时候，雪貂就会发出这种嘹亮、狂躁的叫声。紧接着，它们会闯入兔子洞，

冲进隐蔽的地道。惊吓和恐惧会在地道里蔓延……然后，叫声就会消失。

不过，这里可没有兔子洞。

我慢慢地坐下。

这里当然没有兔子洞。

这里是约翰师傅的家。约翰师傅和我们几只动物共同的家。

写字台上，我坐着，坐在电脑的键盘旁。面前的显示器上，显示着我刚刚打出的文字——我正在写的小说《养雪貂的人》的开头。

你看看，你看看。我竟然被自己写的故事迷住，听到了故事里雪貂的叫声。干得不错，作家先生。这可以称为写实主义。

这时，午夜刚过。我们黄金仓鼠在这个时段最兴奋。而人类不一样，他们在白天最活跃。因此约翰师傅正在酣睡。这是好事，我可以独霸电脑，谁都不会来打扰我。高贵的公猫威廉爵士不会（只要它别管教我，我跟它就能相处得很好），恩里克和卡罗索也不会。它们俩是荷兰猪，爱唱歌和表演滑稽剧。因为我

的文学创作，它们俩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，应该不需要我多介绍了吧？

好吧，它们是我见过的最肮脏、最邋遢的荷兰猪。我见过多少只荷兰猪呢？只有两只，只有它们。要我说，只有这两只都嫌多。我是世界上唯一会读书写字的黄金仓鼠，可它们对我连一点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！

好了，别生气了，弗莱迪。

总之，荷兰猪的活跃时间是白天，让我觉得幸运之极。我在深夜里认真工作，恩里克和卡罗索就在笼子里睡得不省人事（不知为什么，约翰师傅老是把它们的笼门敞开）。

另外，威廉爵士并不支持我的写作事业。比如今天下午，我讲新故事给它听，一开始它还听得很认真，不一会儿却忧心忡忡地对我说：“弗莱迪，好伙计。你确定这样绞尽脑汁地构思小说，不会损伤你的大脑吗？你是一只黄金仓鼠，大自然给你大脑，不是让你用来干这个的。”换句话说，威廉爵士认为黄金

仓鼠写书是很变态的行为。管它说什么呢，只要我自己知道，我乐在其中，就足够了。

我通读了一遍刚刚写下的文字，感觉很不赖。

我接着往下写：

这两只雪貂大得出奇，几乎有手臂那么长，浑身是浓密的、脏兮兮的金毛。它们的嘴巴大张着，利齿、喉咙都能看得一清二楚。它们从喉咙深处发出吼叫，是那么的尖锐狂躁，以至于……

又把我带到了洞穴里。

是的，就是雪貂的叫声，我听得一清二楚。那声音似乎就在房间里。不对，不是我自以为是！我真的听到了。顺着方向，我就能找到它。那声音在我身下，在写字台下面。

写字台的边缘架着仓鼠网梯。我顺着网梯悄悄爬下去。地面比桌上黑多了，不过，借着显示器的反光，能看见东西。

我马上就发现了它们俩。

它们刚好坐在我确定的位置上，背对着我。我悄悄地靠近它们，站到它们身后。它们没叫了。太棒了，小伙子们。这正是我希望的。



我深吸一口气，一下子跳到它们面前，转身，站立，鼓起脸颊，发出吼叫。实际上，仓鼠的吼叫比雪貂的还要尖厉狂躁。恩里克和卡罗索应声倒地。

“扑通” 一声，它们仰面躺倒，四肢伸直。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，比如受到仓鼠的袭击，荷兰猪的应激神经会完全失灵。很简单，造物主没想到

它们会遭到仓鼠的袭击。恩里克和卡罗索吓得半死，仰面躺着，一动不动。

恩里克体型娇小，非常瘦，一生长毛红白相间。卡罗索却和它相反，高大壮硕，一身黑白短毛。它们两个唉声叹气地爬起来。

“你们知道，我为什么这么做吗？”我问。

它们点点头。恩里克相当懊悔自责，至少看起来是这样，它说：“我们真的吓着你了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我说——承认这个真是蠢极了。

恩里克立刻激动地大叫：“真的管用，卡罗索！”

卡罗索也尖叫着：“我们报了一箭之仇！”

它们俩尖叫着，唱起歌儿来：

“人善被人欺，
恶霸仓鼠总是不满意。
两个好人一直被欺负，
直到用吼叫声将它制服。”

我又长呼一口气。恶霸仓鼠！两个好人！这两只荷兰猪还真会颠倒黑白。到底是谁欺负谁呀？还经常欺负？我气得发抖。好，你们等着！看来只撂倒你们一次，远远不够。我又站起身。

“弗莱迪，好伙计，”一个声音传来，“非得让我提醒你吗？我们是一家人呢。一家人的首要原则，就是别欺负家里人。”威廉爵士就站在我身后。

它是你能想象到的最大、最黑的的公猫，还长着大得疼人的牙齿。另外，每次我用绝技撂倒恩里克和卡罗索，它都会说我欺负家里人。

总之一句话，弗莱迪别乱动。我只得坐下来。

“小伙子们，”威廉爵士转身对恩里克和卡罗索说，“请接受我的敬意。你们刚才叫得实在太逼真了。”它老人家早晚会任命恩里克和卡罗索为御用小丑。它们俩放个屁，它老人家也会认为是香的。而恩里克和卡罗索，则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鞠躬谢幕。

“不过，”威廉爵士接着说，“我还是不得不批评你们。你们大声吼叫，会吵醒约翰师傅的。



脸皮真 厚！”

它严厉地

看着恩里克和卡罗索。两只荷兰猪垂下头，这是它们表示羞愧的样子。“当然，你也该批评，弗莱迪。”我也小心地半低下头，尽管我认为，威廉爵士担心影响师傅的睡眠有些小题大做。

其实，它的担心很有道理。约翰师傅就睡在隔壁，房门没关严，很有可能听到我们的叫声。当然，他听不见我们在说什么。因为我们用的是一种心电感应语言，所有的哺乳动物都会这门语言——人类除外。

“请大家以后遵守纪律，”威廉爵士说，“在约翰师傅睡觉的时候，要保持安静。”看来，我刚才说它小题大做，

真是隐瞒了实情。“现在，我祝愿，我们当中白天活跃的晚安，晚上活跃的工作愉快。不过，好弗莱迪……”它不说话了，因为隔壁房间有动静。

灯光亮起，门开了，约翰师傅出现在我们面前。

约翰师傅长着大大的鼻子、浓密的眉毛，身材高大。平日里他仪表堂堂，可现在看不出来了，因为他穿着一身花睡衣。

“你们好，孩子们。”他朝我们点点头，“一切都好吗？我好像听见有什么动静。”

我跑向仓鼠网梯，爬上写字台，飞快地来到电脑旁边。“一切都好，师傅。”我在电脑上写道。我们动物有一个原则：不让约翰师傅介入我们之间的纷争。这条规则（如果我没数错的话，是第三条）不是威廉爵士制定的，而是我。之所以定这条规则，是我怕约翰师傅因为荷兰猪们的滑稽表演而宽恕它们。我接着输入：“是我敲键盘太用力了，对不起。”

约翰师傅打了个哈欠。“好吧。晚安，孩子们。”

他转身之际，我突然想起了什么。

“师傅，”我迅速写道，“您能帮我拿本书吗？”

他马上就明白了。“《审判》？”我点点头。约翰师傅走到书架前，拿下书，放在键盘旁边。

我继续写道：“谢谢。”

“不客气，孩子。”说完，他进了隔壁房间。威廉爵士也跟着进去了，因为它的被窝在那里。恩里克和卡罗索溜回笼子，靠在门口。

我又是独个儿了，
独自面对我的小说。



还有我的书。

这本书非常古老，早在18世纪就出版了，现在已经破烂不堪。封皮不见了，书页也快散架了。因此，约翰师傅没花几个钱就买来了。能买到的原因还有一个，书商觉得这本书无聊透顶。只有约翰师傅意识到了，这本书是多么大的一个宝藏——尤其对我这样一位作家来说。

“还有这本，孩子，”他说，“我想，这里面会有你需要的。”

我一看书名，就立刻决定把它收入囊中。

《古代特殊案例的血腥审判》。

很久以前，有人搜寻和翻阅古代的法庭档案，整理出其中的一些记录编辑成了这本书。编辑时，这些档案就已经非常古老了，记录的全都是无法无天的黑暗年代的事情。我随手翻开一页，开始阅读：

从前，有一个王国，正值纺织业全盛时期。有一

名叫乔治·克拉泽的织工伪造了行会^[1]的印章。由于这一罪行极其恶劣，法官不顾他七十多岁的高龄，判他极刑^[2]。1613年5月14日，他被刽子手的剑杀死。

伪造印章就要被斩首。如果这不是作家的虚构，那么——这名织工伪造印章是因为贪财吗？也许他是被迫的呢？不然就会饿死。他的动机，我必须做出自己的判断。嗯。无论如何，作为一只仓鼠，我希望写一个里面有动物的故事。还会有这样的故事吗？会的！这里就有一个。

西部边陲的一个小城镇里，一名偷猎者被判了绞刑。这是一次非常严厉的判决，史无前例。上面提到的这名偷猎者，又被称作酷冷猎杀者。他在伯爵的领地上，利用两只雪貂，捕获了三只兔子，并把它们关起来。因此，1593年8月30日，伯爵的法官以行为恶劣

[1] 又叫同业公会。是中世纪时，手工业者或商人为了限制竞争、规定生产或业务范围、解决业主苦难和保护同行利益，由同业或相关行业联合组成。欧洲的行会起源于9、10世纪，19世纪后，开始走向衰落。

[2] 即死刑。